

El Insulto (Alfonso Vega & Michelle Davó Ortiz) 訪談

位於墨西哥市El Insulto, 創立於2017年, 是一個的草根藝術和檔案組織平台。這個檔案空間透過收藏印刷品和攝影作品致力於保存二十世紀墨西哥的性文化。機構試圖跨越傳統建檔觀念, 透過地下性派對和體現展示策略來策動這些檔案。其實踐的關鍵之處在於挑戰殖民性、異性戀主導和充滿父權凝視的色情視覺文化。

我第一次見到El Insulto是在2021年線上研討會「展示主義:博物館中的情慾展現」。從那時起, 我就很期待能有機會和Adolfo (總監兼共同創辦人) 和Michelle (計畫主持人) 有進一步的交流, 他們長期致力於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檔案計畫。這次訪談是在2022年七月九日使用線上視訊Zoom進行, 在這一個半小時的訪談中, El Insulto分享了創辦機構的故事, 以及他們收藏建制的墨西哥草根及跨國色情作品檔案, 我們也討論了性愛派對作為一個共感空間的概念, 以及我們各自對「幻想展示」的探索與理解。「幻想展示」中的觀眾需要體驗色情文化中的偷窺癖和主體地位。

El Insulto 創辦緣由

量凱(以下簡稱LK): 能和我們分享El Insulto創辦的故事以及這個名稱的含義嗎?

Adolfo Vega (AV): 當然, El Insulto成立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我們的學生時代, 當時我們就讀墨西哥Centro設計學院。我們將課堂所學轉換為閱讀講座並展示我們的設計計畫。我當時和Jem Laraiza一起, 他也是El Insulto的共同創辦人。不過他已經在2017年離開團隊了。我是和他一起在2016年開始這個計畫, 因為我們在設計學院時, 曾經一起修習過有關行為研究、身體改造和後色情等主題的課程。這個計畫某種程度上也算是色情研究, 但我們試圖透過女性主義和美學的視角重新詮釋這個主題。我們嘗試理解色情作品如何創作, 也想顛覆傳統上對於色情作品的想法。

從那堂課上, 我才理解了色情作品並不是一個被動的主題, 我們是真的能夠在其中進行創作。於是, 我問他們是否想要辦一個有關情慾和創作過程的雜誌。不過我們始終未能出版這份雜誌, 但我們買了一大堆書, 成了(色情)書刊的收藏家。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要開始賣書, 才能繼續買(更多的)書, 所以我們成立了El Insulto書店。透過我們成為收藏家的過程, 我們在2017年年中到年底左右, 成立了檔案資料庫平台。我們也在購買素材的過程中, 發現了一疊70、80、90年代的雜誌, 這就是成立的緣由。70年代有Eros, 80年代出現了Bravo, 到了90年代, 就是Del Otro Lado, 這些都是墨西哥雜誌, 對我們來說,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在學校念書時接觸的報章雜誌和影音內容都是其他國家的資訊。我們從來沒有把目光放在墨西哥自己的出版物上。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就在想, 我們能否在公共機構中找到這種類型的材料。我們去了幾家圖書館、幾個藝術空間, 但沒有一個地方找得到這些內容。但現在我們大該知道哪些地方會有這類的書籍刊物, 只是我想在公共機構中, 還是不知道。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根據過程中發現的素材來籌辦展覽。Michelle則在2017年加入這個計畫, 研究拉丁美洲殖民時期同性戀檔案的學者Zeb Tortoricci也在同年底加入。我們仍在爭取一個公共平台來展示這些資料, 讓大眾能更了解我們過去的情慾史。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計畫成立的初衷。

計畫名稱則出於我們對文字遊戲的熱愛, 這在墨西哥也是常見的遊戲。我們主要購買攝影集、藝術畫冊和一些經典的色情文學。我們習慣稱這些東西為「羞辱」, 因為沒有人喜歡看這些內容。我不知道我們所用的詞, 但某些字中, 我們會說, 噢這真是見不得人, 這真是丟臉。我們在這裡指涉的是不喜歡閱聽這些內容的人。

我們還看了很多相關的電影，包括帕索里尼的作品和一些日本電影，例如園子溫(Sion Sono)的《愛的曝光》(2008)。我們在看這些作品的時候，同始也生活在保守、嚴肅的家庭裡。我們會說，喔這些電影可能對那些生活正常或保守的人是種羞辱。所以我們才把計畫命名為「El Insulto」，這個名稱反應了我們試圖為這個計畫帶來的趣味性。然而，我們也理解，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這個計畫。我們不想成為唱高調的菁英，但也必須承認，每個人能接受的範圍都是有限度的，我們也完全尊重這一點。

探索性檔案中的煽動性慾望

LK: 這是一個的非常有趣的背景故事！你在《展示主義》(*Exhibitionism, 2021*) 研討會中的發表提到，你之後發現了很多墨西哥製作的特殊內容，這些內容並在北美或日本廣受歡迎的主流色情作品。您能否介紹您所搜集到的色情作品有什麼特別之處，還是這些作品描繪了墨西哥的性文化？

AV: Michelle也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但這些內容吸引我的地方在於，我可以從中了解更多過去發生的事情。就像我在學校和大部分的主流書店接觸到的大多是歐洲中心的論述，例如Apollinaire、Marquis de Sade和Georges Bataille這些人的經典作品。但很少有關於這些主題的作品，歷史上很少提及，也沒有沒有什麼人關注或以此為主題的出版品。我們之所以主要收集雜誌、漫畫書、小說和相片，就是因為這些內容呈現了一般大眾的所思所想。

透過讀者來函和編者註釋，你大概可以理解某些時間點發生的事情，以及性暴力帶來的各種陰影和其中的複雜性。或許這些內容所勾勒出來的形象，也能讓讀者了解到當時人們的感受或想像。對我來說，這更能產生連結。能看到這些歐洲中心的作品，我當然覺得很酷，但同時，一再地看到那些老調重彈，也讓我覺得很是厭煩。

我們從先前購藏的50年代日本雜誌《Kitan Club》中，發現了跨國製作的色情作品中有許多共通點。我們還發現英國和美國的S&M作品中，在風格上有許多相似之處，1950年代的色情漫畫也有相似的風格。

你告訴我你是臺灣人的時候，也讓我喜出望外。這個計畫最早的展覽就是和臺灣策展人彭若瑩合作，她在墨西哥有個名為「Vernacular Institute」的計畫空間。他們舉辦的第一個展覽就是臺灣藝術家蘇匯宇的個展，除了他的影像作品以外，蘇匯宇還展示了他從臺灣黑市上搜集到的色情作品。當時他們要我從墨西哥帶一些雜誌，並以我們帶來的雜誌和蘇匯宇收藏的色情作品進行對話。有趣的是，我們現在找到了一批在製作風格上和蘇匯宇收藏出版品十分雷同的雜誌，都是仿冒和盜版時代的色情作品。不過蘇匯宇的收藏具有中文的特性，像是遵照中文閱讀方式以及沒有標題框，看起來有點像是漫畫風格，內容則是用中文書寫。

這裡也是用同樣的風格，接近相同的紙張製作，不過內容則是墨西哥或西班牙文。看到這種盜版品和其自身盜版文化挪用主流文化，並進行改造，實在是非常令人著迷。蘇匯宇的錄像作品《超級禁忌》(2017)的創作靈感來自於他找到一本色情書籍，他曾在青少年時期擁有過這本色情書籍。他請一位知名的臺灣電視劇演員來朗讀文本，看上去十分有趣。對我們來說，這也是觀察我們搜集來的內容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因為當時我們知道，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透過藝術生產或創作來對這些內容提出疑問。

Michelle Davó Ortiz (MO): 重新回顧你提出的這個討論很有意思，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了(大笑)。我們的色情作品收藏很獨特，因為它們完全不同於其他以歐洲為中心的出版物、想像或慾望。但你也可以看看這些東西是如何互相影響。我認為，我們很樂在其中的趣味就是這些非常在地的雜誌，還有我們接觸到很多性愛海報的方式，海報的內容都非常下流。

有趣之處還有這些內容所使用的語言，裡面的語言不限於西班牙語，還有當地方言，甚至是特別的狀聲詞，例如呻吟的呈現方式都非常不同。你可以把這些狀聲詞理解為呻吟，但不是英語的寫法，也不是西班牙語的常見寫法。我不知道如何解釋圖像中試圖傳達的情感，當你不在現場體驗，這些內容是如何觸及你的情感。這都和我們平常習慣透過北美和歐洲視角看到的那些感受非常不同.....

另外一個耐人尋味的部分，是這些雜誌重塑「羞辱」的概念。在第五期《De Otro Lado》(1993年?)雜誌中，讀者表示他們對特定的身體類型有所偏好，希望能看到更多代表歐洲中心的白人，而不是在出版品中常見的那些人物。編輯反問讀者：你看到我們正強迫你觀看其他類型的身體嗎？你能接受嗎？你有種族歧視嗎？這些問題都充滿了在地色彩。你提出的討論和殖民主義與文化禁忌有很大的關聯，我覺得十分有趣。這本非常在地化的色情雜誌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們非常重視在地作品的保存，也優先保護那些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中，致力為性愛主題提供獨到見解和討論的雜誌。這些雜誌捕捉了特定場所和人物的本質，提供獨到的深入觀察，這些觀察在傳統的情慾表現中很容易被忽略。

LK: 嗯..... 非常感謝你提供這些資訊，因為我之前一直認為，我所熟悉的色情產業是以異性戀和歐洲中心的論述為主。但從你剛剛的分享看來，透過搜羅歐洲語境外製作的內容，似乎已經有許多反動顛覆的動能，也能打破我們長期以西方中心的視角理解性愛議題的窠臼。

MO:沒錯，就是這樣。這很有趣，而且我認為趣味之處正是這些內容的複雜性。某些方面上，例如對於歐洲規範中的身體，這些內容可能非常具顛覆性，但這些內容可能還是以異性戀視角出發。有的時候，非異性戀的色情作品因為打破了許多道德規範，所以在性愛方式的呈現上也極具顛覆。所以，你都能在這些作品中看到所有的複雜性、暴力行為和情慾的展現。

這也是我們先前討論的，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這些內容。我們當然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但我認為我們最常討論的因素是，我們怎麼接觸到這些目前被認為是慾望的內容，例如獸交和戀屍癖。這些主題都會出現在我們收藏的色情作品中。這些也都不是常理範圍內的慾望展現，而我們要如何識讀出其中的顛覆性，又該如何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這些作品。

AV: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的道德觀如何一步一步轉變，以及我們現今如何理解在進行某些行為時(例如獸交)為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這都很有趣。我的意思是，我們作為研究色情作品機構方，也不會縱容非合意的性行為，雙方共同的意願還是最重要的。但在過去，時常會看到和動物或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的情節。

我們絕對不能輕忽這個主題。透過搜集色情作品，透過搜集和批判性地研究這些內容，我們能做的就是保存過去留下的足跡和觀點。許多內容其實描繪了大男人主義、異性戀和物化女性的形象，這也反映了墨西哥長期存在對女性及跨性別者施暴的問題。從這些文件和雜誌中，也看得出來這些問題有很長時間的歷史。建立檔案時，將這些有問題的內容也一起收錄也非常重要，因為這正是檔案收藏的真正目的。檔案收藏保存的不只是愉快或令人欣喜的內容，還要面對令人不安的真相。

作為合意空間的性愛派對

LK: 或許我們也可以談一談你們組織過的《性愛派對》活動？

AV: 對，我們舉辦過三場《性愛派對》活動，分別在2016年舉辦兩場、2017年舉辦一場。派對活動並沒有直接回應色情作品檔案，也許不是直接回應，但現在回過頭看，能擁有一個空間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們最初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為檔案中收集到的所有慾望創造一個空間，並將這個色情作品檔案帶入現實生活，那不是很有趣嗎？對我們來說，能夠擁有一個空間，讓人們在其中以有趣的方式來表現慾望是最重要的。

我們試圖創造一個更具挑戰性的空間，例如不准在裡面拍照。這是種反向策略，也是為了要尊重活動參加者的隱私。你知道的，我們希望能夠稍微遠離社交媒體。

所以我們想要創造一個空間，讓人們可以跳舞，如果他們想和其他人互動的話，空間也有一套規則要遵守。我不記得每條規則的內容，但大概是不能在沒有對方同意的情況下觸碰任何人；努力尊重每個人，不要一直盯著人看等等。

我們辦的第三場派對活動是最成功的，應為我們已經有過往的經驗，知道自己想要怎麼做，也知道所有需要解決的細節問題。在派對活動的最後，我們請所有參加的人一起建立我們試圖建立的空間，我們也邀請有經驗的BDSM女王來主持派對活動。

我想，我希望從那些活動中得到的，是一個合意空間的概念。一個由大家共同建立的空間，而不只是個一言堂。我會說這個是一個代表共識或社群的空間，但這並不是一個社群，來到空間的人可以自由和彼此交流。我們也沒有打算要讓大家認為這裡是個社群。這更像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建立的空間。

幻想空間

LK: 性愛派對和你們的色情檔案有什麼關聯嗎，還是這系列活動的靈感是來自你們的收藏？你們的策展策略讓觀眾可以更熟悉這些作品內容，也有種親密感，讓我印象十分深刻。能夠談談你們的展覽嗎？展出這些色情作品時，你是如何拿捏窺看的愉悅和較為批判性的議題？

AV: 我們在活動上會發放傳單，但並沒有直接把色情作品放在裡面。我們也以收藏的雜誌和書籍內容製作宣傳單，這個製作靈感是說，如果我們的收藏裡有這些內容，那我們舉辦派對活動的時候，來參加的人會不會也像檔案資料中描繪的那樣。從那時候我們就在計畫，希望能在派對活動上展示我們搜集到的內容，我們想要營造一個舒適的空間，但可能沒有那麼適合在這個空間閱讀這些內容。保存文件很困難，要在派對環境展示資料文件，可能會有些損失，讓這些檔案更容易受到傷害。

MO: 除此以外，對我們來說，我們在這過程中有過很多討論，也思考了許多檔案之於我們的意義，以及檔案和我們工作形式之間的關係。談論性愛必須是種具體化的體驗。這種具體化的體驗則與如何使用檔案和其中涉及的儀式有關係。一方面來說，我們必須審慎對待檔案，例如翻看的時候要戴上手套，或是將文件噴上一層保護漆。這是保存文件的一部分工作，但當我們討論性愛時，我們希望是討論具體的形式。

我們將派對或展覽視為檔案的延伸。檔案就是那些具體化的體驗，例如我們閱讀檔案的感受和翻閱動作。我們試圖營造一個空間，提供身歷其境的體驗，而不是只將檔案束之高閣。我們要如何創造一種社區意識，而我們也能夠在未來典藏這份共識。我們在派對上沒有提供明確的藏品內容，派對活動的目的在於享受當下由慾望和性愛的歡愉體驗。假設我們期待這個檔案庫能具政治性，並且捍衛情慾和性愛觀，那我們需要用其他具體方式來表現。即便我們沒有收藏這些檔案，我們也必須要保持連動。

LK: 非常感謝你的這番話, *Michelle*, 我覺得你的檔案實踐方法十分有趣。圖書館或博物館是以一種宗教或淨化的方式來保存物件, 但這樣的做法往往讓機構無法做到像你這樣啟動多重感官體驗或近身接觸的方式。你是如何構想這些反策展策略呢? 這樣的策略實踐如何延伸性愛作品檔案的觸角, 同時又避免扼殺檔案使用的可能性?

MO: 老實說, 我認為這部分和博物館某種程度上是用殖民主義的方式處理想像世界有關。我們的策展理念就是想要質疑這種想像和我們身體的關係。我是一名藝術史學家,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解讀內容是非常重要的決定。我們對東方主義進行大量的思辨, 而我們之所以對性愛主題有興趣, 就是在於這個主題是如何以暴力、對東方場所的膜拜心理以及物化女性的視角所詮釋。我們也探討了人們是如何以色情方式將東方主義視覺化, 例如在19世紀的歐洲繪畫中, 所有的女性形象都是以成群妻妾或土耳其浴中的裸身女子呈現。我們探究了看見這些圖像時有可能會產生的慾望和問題, 包括這些慾望從何而來, 以及東方主義所代表的暴力。我們想要創造一個場所, 就是能讓人同時沉浸在幻想之中, 又能對其提出質疑。

展覽在藝術雜誌*Terremoto*的辦公室舉行。他們有自己的辦公桌, 藏書和所有辦公用具。我們想創造的是種感官體驗, 所以必須把辦公空間遮蓋起來。不然就會像一邊自慰依邊聽到有人正在敲門一樣, 我們需要一個讓人全神貫注的空間, 這就是為什麼要使用窗簾營造出一種戲劇氛圍, 好讓觀眾沉浸在幻想之中。我們參考了義大利建築師*Carlo Mollino (1905-1973)*的設計, 他設計的傢俱為東方主義式的幻想注入一絲生命力。展覽還探討了家具如何在幻想中發揮作用。

在觀展體驗方面, 我們希望摒棄傳統的階層式觀念, 也就是觀眾站著觀看牆上展示的女性裸體畫, 並有絕對的權力選擇自己觀看的內容。我們的作法則是希望用身體創造一種更為水平的體驗, 讓觀眾藉由躺在地上與被征服者保持相同的姿勢, 以水平的方式開放更高的敏感性和情感體驗。我們研究了同樣的姿勢是如何讓我們感到更加脆弱, 如何讓我們對事物有更深入的了解, 而了解這些事物並不一定要透過身體。總之, 這就是展覽的主要概念, 我希望這能讓你更加理解我們的策展方式.....

AV: 我同意*Michelle*的觀點。*Carlo Mollino*是那個時代的參照物, 特別是與性愛派對有關的議題。這些派對創造了一個獨立於現實的空間, 讓人們得以沉浸在幻想的環境之中。*Carla Molyneux* 的作品為建構這樣的幻想空間, 提供了建築規劃的參考。我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可以讓幻想變為現實的空間, 讓人們能夠在沒有偏見的環境中加以體驗。

至於東方主義, 我們探討了圈外人是如何看待並欲想其它文化的性愛。在承認其有問題且具有物化特徵的同時, 我們也認為這和我們對去對性的好奇有相似之處。在*El Insulto*的展覽中, 我們的目的是喚起好奇心和渴望, 邀請民眾提問及反思。*El Insulto*的展覽經常引發各種問題, 但不會提供明確的答案, 從而讓觀眾對當前複雜的問題進行集體探索。